

海外遗珍
国外汉学考古
经典论著译丛

西域考古图记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Westernmost China*

第三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  经典论著译丛

西域考古图记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Westernmost China*

第三卷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前往古代瓜州	623
第一节 瓜州绿洲及其历史重要性	623
第二节 安西附近古迹以及玄奘之玉门关	625
第三节 桥子一带之古遗址	629
第四节 万佛峡石窟	634
第二十七章 甘肃西北境	637
第一节 到万里长城之门	637
第二节 嘉峪关的城墙	639
第三节 肃州和中部南山	643
第四节 自甘州到金塔	645
第五节 自玉门县到安西之汉长城	648
第二十八章 哈密和吐鲁番之行	651
第一节 从安西到哈密:玄奘穿越沙漠	651
第二节 哈密的历史地位	654
第三节 阿拉塔木(Ara-tam,即上庙尔沟)和拉布楚克(Lapchuk,即四堡)遗迹	656
第四节 吐鲁番遗迹考察	660
第二十九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存	672
第一节 焉耆的历史地理	672
第二节 肖尔楚克北部的明屋遗址	675
第三节 明屋遗址西北部发现的泥塑和壁画	679
第四节 明屋、肖尔楚克和焉耆遗址出土遗物	683
第五节 霍拉遗址及铁门关	699
第三十章 前往库车和克里雅河流域	703
第一节 库尔勒及其古代遗址	703
第二节 从音其开河到库车	706
第三节 穿过塔克拉玛干抵达喀拉墩	707
第三十一章 和田东部和北部的遗址	712
第一节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	712
第二节 F. XII 寺院基址及其年代	715
第三节 从达玛沟到和田	722
第四节 和田北部的寺院遗址	729
第三十二章 从麻扎塔格到巴楚	735
第一节 麻扎塔格古堡	735
第二节 穿越阿克苏和乌什	742
第三节 翻越山脉前往柯坪	745
第四节 图木休克和巴楚北部的沙漠遗址	748
第三十三章 从和田到伦敦	755
第一节 在和田作准备	755



第二节 穿越昆仑山脉	757
第三节 翻越喀喇阔拉穆前往英国	760
附录	
附录 A	762
附录 B	763
附录 C	772
附录 D	806
附录 E	807
一、关于出版初步计划的建议	807
二、敦煌绘画——供养人物	808
三、敦煌千佛洞绘画曼荼罗	809
四、论敦煌绘画艺术	814
附录 F	816
附录 G	841
附录 H	845
附录 I	847
附录 K	848

插图目录

237. 锁阳城东部的废寺和佛塔遗迹,自西南望
238. 锁阳城东部的塔遗址,自南望
239. 安西南面沙化的城址东北角附近风蚀的东墙
240. 锁阳城故城东墙,内部风蚀的缺口,自东望
241. 塔西上方的小千佛洞石窟,自西北望
242. 万佛峡河岸左侧的石窟寺,自北望
243. 万佛峡石窟寺所在的峡谷,自西北望
244. 万佛峡河岸右侧的石窟寺,自西南望
245. 万佛峡洞窟 II 内殿东南墙展现的传说故事壁画
246. 万佛峡洞窟 XVIII 前厅东北墙和西北墙的壁画
247. 万佛峡洞窟 XVII 前厅西北墙和东北墙的壁画
248. 万佛峡洞窟 XVIII 正对内殿入口的壁画和灰泥佛像,部分修复
249. 嘉峪关关口堡垒,自西南望
250. 嘉峪关南部古老的“长城”,向南山丘陵地带望
251. 嘉峪关西南南山外部山岭脚下的大汉川烽燧和驿站
252. 甘州黑水国遗址东南端的废墙,自西北望
253. 壕山口峡谷,向东北方眺望黄桃营村
254. 新城子附近肃州北部古老的长城
255. 山岭上分布的阿拉塔木遗址 A.III 废殿群,自西望
256. 阿拉塔木遗址废寺 A.I、II,自东南望
257. 阿拉塔木遗址洞窟内殿 A.III.iii 内部
258. 阿拉塔木遗址洞窟内殿 A.III.ii 北墙
259. 万佛峡洞窟 XVIII 前厅西北墙的壁画,展现坐佛下的祭坛(局部)
260. 阿拉塔木遗址洞窟内殿 A.III.ii 东北角
261. 哈密拉布楚克北部佛寺 I
262. 拉布楚克古城墙,东北角为一座塔,自内向外望
263. 在哈密阿拉塔木对村民进行人类学测量
264. 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对村民进行人类学测量
265. 吐鲁番大阿萨沿西北墙一侧和西角的拱顶居址遗迹,自北望
266. 大阿萨沿西南墙一侧的佛殿和居址遗迹,自北望
267. 大阿萨的堡垒和角楼,穿越外围墙自东北望
268. 大阿萨的古角楼,自西望
269. 小阿萨殿址 I~III,自南望
270. 小阿萨古塔和神殿 I,自东望
271. 吐峪沟峡谷低处的洞窟和异化,自东南望
272. 吐鲁番高昌有阶梯的佛殿遗址,自东南望
273. 吐鲁番(交河)全景,自古城中部向西北和北望,稍远为大佛寺
274.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东南面西北部中部建筑群的废殿,自西望
275. 正对废寺的交河城中心大道以及故城东部,自西北望
276. 交河故城中部,佛寺正对中心大道,自东南望
277. 吐鲁番高昌故城里的“可汗宫殿”遗迹,自东南望
278. 交河大佛寺庭院部分及主寺遗迹,自南望
279. 交河最北部佛教寺院的中心佛塔林
280.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墓碑 Mi.xxii,外墙有一骨灰瓮

281.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全景,自靠近佛寺 Mi. xxvi 南望
282. 全景,前景是延续至建筑群 I 和 II 的北端,左面为西北部中心建筑群的佛殿
283.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东南部佛殿群 II 和 III,自西望
284.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部中心部佛殿群 Mi. x ~ xiii,自西望
285.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北部佛殿,建筑群 II 末端,自南望
286. 石窟寺主体,远处为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自西望
287.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北端的佛塔和佛殿,自西北望
288.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东南端墓碑群,自南望
289.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古殿 Mi. xviii 前厅北角和相邻的内殿一端,自南望
290.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古殿 Mi. xviii 外部内殿出土的灰泥浅浮雕塑像和圆形塑像基座
291.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北部的佛寺遗址 Mi. x ~ xii,自东南望
292. 库车城北部苏巴什遗址佛塔
293.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北面石窟寺 A 入口处暴露的灰泥浮雕像
294.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佛寺 Mi. xli 过道东北角的灰泥浮雕塑像
295. 明屋遗址佛寺 Mi. xii 过道西北角的灰泥浮雕塑群
296.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神殿 F. XII,东北墙的灰泥浮雕和蛋彩壁画遗迹
297. 霍拉遗址的神殿,自东南望
298. 硕尔楚克明屋遗址北面石窟 A 入口
299. 霍拉遗址神殿群 III、IV,自南望
300. 霍拉佛殿,前景为殿群 I、II
301. 音其开河附近拱顶伊斯兰教墓地围栏
302. 喀拉墩遗址废弃的四方院落,自西南角附近望
303. 喀拉墩遗址居址 Ka. I,发掘前,自东北望
304. 喀拉墩遗址居址 Ka. I,发掘中,自西望
305. 喀拉墩遗址埋入红柳堆的居址 Ka. III
306. “老达玛沟”沙漠村庄的伊斯兰教寺院遗址
307. 喀拉墩遗址居址 Ka. I 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罐、木锁、屏风
308. “老达玛沟”覆盖沙丘和红柳丛房宅
309.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寺院内殿和内廊遗迹,F. III. iii,自西南望
310.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建筑物 F. II 北角积沙覆盖的房间,自西南望
311.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佛塔基座 F. VI,自东望
312.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神殿 F. XII 入口西南面的灰泥浮雕和壁画遗迹
313.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遗址神殿 F. XII 西南墙的灰泥浮雕和壁画遗迹
314.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神殿 F. XII 南角的壁画遗迹
315.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埋入红柳沙堆中的佛殿 F. XII 遗迹
316. 从达玛沟与固勒合玛之间的沙漠开垦的新耕地
317. 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废弃的寺院居址,西南侧房,发掘前
318. 位于达玛沟与固勒合玛之间的新耕地的胡杨树堆
319. 喀拉央塔克胡杨树覆盖的小丘之间的佛殿遗迹,发掘中
320. 带领我的队伍到达乌鲁克麻扎
321. 和田北部玛亚克里克附近发掘中的沙埋寺院 Ta. I
322. 玛亚克里克附近的佛殿遗址 Ta. I,发掘之前,自南望
323.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 Ta. I 出土的佛院巨像的灰泥头部
324.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 Ta. I 的具有绘画基座的灰泥佛像遗迹
325.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 Ta. I 过道东南墙上的蛋彩画
326.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 Ta. I 过道东南墙上的蛋彩画和灰泥像遗迹
327. 玛亚克里克佛殿 Ta. II 墙上的彩绘画,表现巨像之间的坐佛
328. 玛亚克里克附近佛殿 Ta. I 内墙上的四手神蛋彩画

329. 麻扎塔格山脉的古堡与烽燧,自西北望
330. 麻扎塔格古堡内部,中部为角楼,右面是北部的堡垒遗迹
331. 麻扎塔格古堡北面的堡垒,自外院望
332. 巴楚北部阿拉其山岭上的古烽燧遗迹
333. 对乌什的柯尔克孜人进行人类学测量
334. 麻扎塔格古堡下方东北坡出土古代文书垃圾层,发掘中
335. 分布古堡的麻扎塔格山,自东北望
336. 自喀拉特克山脉摩依纳克喀克附近眺望喀卡加德山峰
337. 乌什上方岩石山嘴上的中国堡垒,自东望
338. 柯坪南部沙漠中的穷梯木遗址的烽燧
339. 图木休克塔格古城遗址
340. 阿萨上方进入古城的围墙,自西南望,以及外围防御工事的垃圾堆
341. 喀拉特克山脉依达克山口下方,恰勒考依德神殿柯尔克孜人崇拜的石像
342. 对柯坪村民进行人类学测量
343. 奴尔西南方与西—南—南方的昆仑山主脉的雪峰
344. 图木休克奥库麻扎塔格南面脚下神殿附近的伊斯兰教坟墓
345. 千佛洞有围墙的墓地出土的纪年为公元 851 年的碑文抄本,由蒋孝畹(蒋师爷)提供

附图目录

1. 米拉格拉木的哈克木奥拜都拉家的房屋,平面图展现了具有藻井结构的房间设计
塔拉什古木巴特废寺地表平面图
2. 帕霍托日底尼和吉德拉尔、查伦和马斯图吉石刻佛塔造型
3. 克孜库尔干遗址平面图
4. 和田杭桂的阿克铁热克附近佛殿遗迹平面图
5. 喀达里克佛殿遗址平面图
6. 喀达里克主要的佛殿遗址群落平面图
喀达里克佛殿遗址 VIII 的木柱与篱笆墙剖面图
7. 修订后的尼雅河尽头古遗址平面图
8. 尼雅遗址 N.XII 房址平面图
尼雅遗址 N.XIX 房址平面图
9. 尼雅遗址 N.XIV 房址平面图
10. 尼雅遗址 N.XIII 与 N.XV 房址平面图
11. 尼雅遗址 N.XVI 与 N.XVIII 房址平面图
N.XXII.ii 出土的木质碗橱略图
12. 莎车巴格格格代的穆沙达罗尔家阿依旺式房屋平面图
尼雅遗址 N.XX 房址平面图
13. 尼雅遗址 N.XXII 与 N.XXIII 房址平面图
14. 尼雅遗址 N.XXIV 房址平面图
15. 尼雅遗址 N.XXVI 房址平面图
16. 尼雅遗址 N.XXIX 房址平面图
17. 尼雅遗址 N.XXXV、XXXVI、XXXVII、XXXVIII 房址平面图
18. 尼雅遗址 N.XLI 房址及周围的地面与河床平面图
19. 安迪尔河附近比勒尔孔汗村庄废址平面图
20. 安迪尔遗址唐代古堡遗迹平面图
21. 安迪尔遗址古建筑遗迹平面图
安迪尔遗址 E.iv 与 E.v 出土的木柱立面图
房间 E.viii 泥制火炉的立面图与地表平面图
安迪尔遗址南部古堡遗迹平面图
瓦石峡北部的古建筑遗址群平面图
22. 楼兰 L.A 与 L.B 遗址平面图
23. 楼兰遗址 L.A 古驿站遗迹平面图,在 1914 年的平面图上增加了一部分
24. 楼兰遗址 L.A.I、IV 与 VII 房址平面图
25. 楼兰遗址 L.A.II、III、V 与 VI 建筑遗址平面图
26. 楼兰遗址 L.A 建筑群的佛塔平面图与剖面图
楼兰遗址 L.A 与 L.B 之间的建筑群中佛塔平面图与草图
27. 楼兰遗址 L.B.I~III 建筑遗迹平面图
28. 楼兰遗址 L.B.IV 与 V 房址平面图
29. 米兰遗址平面图,在 1914 年平面图上增加了一部分
30. 米兰 M.I 吐蕃戍堡平面图
31. 米兰 M.II 佛寺平面图
32. 米兰 M.III 与 M.V 佛堂遗址立面图和平面图
33. 古代敦煌西部地区详细地图
34. 古代敦煌北部地区 T.XXV、XXVII、XXIX 烽燧平面图

35. 南湖古城平面图
36. 古代敦煌西部 T. III、IV. b、V、XIX 烽燧平面图
37. 古代敦煌最西端 T. VI. b、c 烽燧平面图
38. 古代敦煌西部 T. VIII、XII、XIII 烽燧平面图
39. 古代敦煌西部 T. XII. a、T. XIV. a、T. XVI 烽燧平面图
40. 古代敦煌西部 T. XIV 古堡与房址平面图
古代敦煌西部 T. XV. a 房址遗址
41. 古代敦煌西部 T. XVIII 古仓库平面图
42. 敦煌千佛洞石窟遗址平面图
43. 敦煌千佛洞 Ch. I、II、III 石窟佛殿平面图
44. 敦煌千佛洞 Ch. V、VI、VII、VIII 石窟佛殿平面图
45. 敦煌千佛洞 Ch. IX、X、XII、XV 石窟佛殿平面图
46. 敦煌千佛洞石窟桥子古城平面图
47.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 A. I、II 平面图
嘉峪关北部现存的边界墙内的烽燧平面图
金塔北面佛殿土坯墙立面图
48.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 A. III 平面图
哈密阿拉塔木佛殿群平面图
49. 吐鲁番交河古城平面略图
拉布楚克附近的遗址平面略图
50. 鲁克沁大阿萨古堡平面图
鲁克沁小阿萨佛殿平面图
51. 明屋遗址北部石窟平面图
焉耆七个星明屋遗址平面图
52. 焉耆七个星明屋南面遗址群平面图
53. 焉耆七个星明屋北面遗址群平面图
54. 开都河谷霍拉佛殿遗址平面图
霍拉佛殿遗址群 IV 平面图
55. 喀拉墩房址平面图
56. 达玛沟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古遗址平面图
57. 达玛沟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 F. I~V 建筑遗迹平面图
58. 达玛沟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 F. VI、VIII、IX、XI、XII 建筑遗迹平面图
59. 麻扎塔格东端遗址平面图
麻扎塔格古堡的平面详图

第二十六章 前往古代瓜州

第一节 瓜州绿洲及其历史重要性

6月13日,我对敦煌城作了短暂的造访,以感谢当地的中国官员,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友好帮助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后,带着在12个洞窟里搜集的并经仔细包装好的写卷和艺术品,我离开了千佛洞,向着敦煌东边的安西出发了。一路上风尘仆仆,沿着光秃秃的南山山脉外一条荒无人烟的马车道,在三个炎热的旅程(共计55英里)之后,我抵达了一个荒芜的路边小站瓜州口(Kua-chou-k'ou)。这个名字来自那个古老的绿洲,它的含意表示了瓜州绿洲的最南部边缘。^①

◁离开千佛洞

我所走的这条路,很可能从最早的时候起就是一条交通干线。它在敦煌城以外大约6英里处留下了一片耕作区的痕迹,然后又远远而去。一路上穿过的都是沙漠地带,部分地方覆盖着灌木丛,其他地方则是赤裸裸的砾石滩。自从汉朝的军队和商旅往来于其间,直到今天这条路的特征尚未发生过多大的改变。在从山冈上冲下来的激流的河床上,我发现了几口井的遗迹,这些激流在历史时期是不可能提供足以用来灌溉的水源的。只有一个地点有泉水,长有大量的茂盛的草。在芦草沟(Lu-ts'ao-kou),一条河流从一个狭窄的沟谷中流出。那沟谷穿过了南山外侧的高冈,并经过了一处名叫东巴兔(Tung-pa-t'u)的小绿洲。^②《敦煌录》里记载的一个古老传说很明显指的就是这个地点,它为上述说法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即:这条道的一般特征一定与古时候是相同的。

◁从敦煌到安西之路

L. 吉尔斯博士从我获得的千佛洞写卷中编译出的一本富有价值的小文书^③,向我们讲述了位于沙州城以东“三日”路程处的一股神奇的泉水。自武帝时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后,它就被称作“贰师泉”。李广利于公元前104—前102年征伐了费尔干纳或贰师,这件事在《史记》中很著名。传说汉朝时,李广利的军队在行军途中备受干渴。在向山神祈祷之后,他拔出剑将山劈开了。剑到之处,一股泉水顿时喷涌而出,向西流淌了几十里路,一直到了黄草泊。后来传说,有一个将军渴了到泉边喝水不慎落水而死,导致了泉水不再流淌,只能冒至地表。并且从那以后,当很多人来泉边喝水时,水流便大增;当只有少数几个人来喝水时,那水便有限得很。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当地对“贰师泉”的传说

“‘贰师庙’就建在路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破旧不堪。坍塌下来的石头被堆积在一起,旅人们带着他们的骆驼和马匹来到这里,目的是来祈祷他们的好运气。再向东,就进入瓜州地方了。”^④

① 参见地图 78、81。

② 关于“芦草沟”,见地图 81.c.3。东巴兔河的下游常常是干枯的,它从万佛峡的西面流过,并流经疏勒河河谷(它一直伸展到石包城的西北部)以来的第三道山冈。见地图 82.D.1。

③ 参见吉尔斯《敦煌录》(《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705页以下,亦见该杂志1915年41页等)。

④ 正如吉尔斯博士在其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会制造奇迹的泉水的故事在从千佛洞藏经洞中发现的文书残卷《沙州志》里,亦按照基本上相同的样子作了记述。

当地的这个传说与羯利合那的《诸王流派》第四卷 277~306 页中详细讲述的一个故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该故事讲到一位罗黎达底特耶(Lalitaditya)王在“沙海”里的远征,以及他拯救其军队免于被渴死的那种奇迹方式——他用他的矛刺破地面而产生了一条河流。羯利合那明显地指出了这一点以及那种相似的被制造出来的河流,这些事迹在他那个时代在“北地”仍然还为人所知。参见斯坦因《拉加特》,第四卷,306页。

毫无疑问,羯利合那所复述的这个民间故事,将制造奇迹的河流模糊地放在了中亚的大沙漠之中了,所谓“沙海”明显地反映的是对塔克拉玛干及其东面相邻沙质废地的道听途说的知识。在罗黎达底特耶治下克什米尔与塔里木盆地里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可通过羯利合那编年史里的暗示得到证实,而且还可由《唐书》里明确的历史记载来加以证实。参见斯坦因《拉加特》在第四卷 126 页、211 页上的注释(此中涉及罗黎达底特耶的大臣“吐哈喇人”[the Tuhkhāra]即吐火罗人康古讷[Caṅkūna],他的名字上有一个中国“将军”的头衔)。关于唐代对克什米尔的记载以及公元 733 年朝廷授予木多笔(Mu-to-pi)即罗黎达底特耶木多笔(Lalitaditya-Muktāpīḍa)王职位的敕令情况,见沙畹《西突厥》166 页等,209 页。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原本定位在敦煌附近的中国官道上的大众化传说,在中国的政治控制下可能很快就会经兴都库什河谷而传播到克什米尔。这个传说在唐时曾广为人知,这一点可在《唐书》中记载的与公元 677 年的一次中国征伐有关的相似事件中得到反映。参见沙畹《西突厥》74 页注③。



芦草沟泉之位置▷

从这段叙述所提供的迹象上来看,我认为它已使下述问题得到了肯定,即:这位作者在此所指的泉水,就是现在仍存在于芦草沟的泉。因为从文中记载的位置和距离上来看,它分明指的就是芦草沟里的泉水。当时我就知道,要在那些自从被东干人叛军毁坏以后就废弃了的小城堡和驿站的废墟之中或附近,寻找到可能是“就建在路边”的“贰师庙”的遗址,这应当是很容易的。这“贰师庙”遗迹在写作《敦煌录》之时(可能在公元9—10世纪)就已经变成废墟了。从我对这个地方以及附近地区执著的当地信仰的观察来看^①,我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对泉水的宗教崇拜以及对其奇迹现象的迷信之痕迹仍然保存到了今天。无论如何,我至少可以从个人获得的证据方面,来证实这地方仍然具有的使“旅人们带着他们的骆驼和马匹来到这里”的吸引力。6月和10月我在安西的两次小憩期间,在当地居民的善意劝告下,我让人把骆驼送到了芦草沟,以使它们得到休整,好养得膘肥体壮一些。尽管我不能确信,我那个忠厚老实的向导哈桑阿洪是否会利用这个机会也“来祈祷好运气”。^②

古代瓜州绿洲▷

自瓜州口西北行15英里之后,我抵达了现在的安西首府地,这地方到处都显示出与古代瓜州绿洲相似的环境。^③ 这地方展现出来的是一片辽阔的灌木丛生的平原,从南山最外围那些低矮的山冈下,一直扩展到了疏勒河的河岸边。在平原里,大片的荒地以及依靠小水灌溉的小片的贫瘠农田纵横交错、杂乱无章。从小宛村和黄渠口(Huang-ch'ü-k'ou)之间的疏勒河起,这些农田中断了。^④ 一路上看到的那种有围墙的村子和城镇之废墟,比起零零散散的农田和有人居住的村落来要多得多。前者中的大部分(像地图上所显示出的位于瓜州口以北的那些围墙遗迹),据说都被毁坏于东干人的大侵袭时期。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些在一个更早的时期就被废弃了。在经过“头工”(T'ou-kung)村^⑤(它无疑代表的就是疏勒河的老河床)附近的一条宽阔、弯曲的沟谷之后,道路接下来就通过了那座废弃的以“瓜州城”一名著称的古城。这名字来自整个绿洲的古代名称。其夯土的墙围成了一个大约 $\frac{1}{2}$ 英里长、 $\frac{1}{3}$ 英里宽的长方形墙圈子,但是里面很少有房屋遗迹。据说这里面曾做过一个军事指挥的“衙门”,后来它又迁到敦煌去了。在北门外我发现了一座倒塌的庙,它现在仍是当地举行节日的舞台。该城据说为东干人所毁,从其内侧的废地上来看,甚至在以前它就已经半废弃了。然根据此城在绿洲中的中心位置,以及某些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的考古学迹象来判断,它以前曾经很重要,可能就是古代瓜州的首府地。

安西城▷

离开瓜州城西北这片贫瘠的耕种地之后,接下来的路是在一块阔4英里许的开阔的灌木丛平地,上面有裸露的砾石地块,没有任何的先前曾被耕种过的痕迹。再往前走,是一块密集的最大宽度约2英里的耕种区,它构成了今天的主要绿洲,在其东端就坐落着今天的安西“城”。且不管“安西”这个名字(“西部保护领地[治地]”)有多么的响亮,也不管在大唐时期它一度做过中国控制整个西域的管理机构的首府^⑥,这里的一切(1907年它又被划为一个“州”或“独立专区城市”)都透露着一种玩忽职守和停滞不前的气氛。在偌大一座看似荒凉的由残垣断壁构成的城墙里,几乎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道。安西清楚地显示出,它将其自身的重要性仅仅归结于作为自甘肃至哈密以及新疆道路上的沿途供应站中的最后一个。离开安西城的西大门并经过疏勒河几英里之后,沿着这条大商路前往中亚的行人接下来的路就是北山的砾石沙漠,在经过12站艰苦卓绝的旅行之后,才能再见到可耕种的土地。

绿洲有限的面积▷
和资源

由于实际工作(包括做一些前往南部山区的准备工作以及对我搜集的文物进行妥善保管)的需要,迫使我在安西停留了6天的时间,^⑦ 这期间足以使我看到这地方在资源上的贫乏性。在宽广的灌木丛生的平原上,这个主要绿洲的那些零散的村庄,正缓慢地从东干人造成的可怕的破坏中复苏过来。人口的稀少正可以用来明确地解释,为什么大量在现存的渠道仍可以维持灌溉的情况下,而先前那些有耕种痕迹的可耕地却被弃置为荒地,上面长满了低矮的沙漠灌木丛。除了这些人为的原因之外,我们从土地的自然状况上也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这古老的瓜州绿洲在范围及肥沃性上不能与敦煌绿洲相媲美的原因。除了山脚与可以建立实际引水灌渠系统的河流之间被局限于一个大致长16英里、底边宽约10英里的三角形地带之外,同样明确的是,此地由疏勒河所提供的灌

① 例如可参见上文,第三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四节、第十九章第三节;下文第二十六章第二节。

② 《敦煌录》谈到了黄草泊(根据L. 吉尔斯博士的观点,“泊”的意思是指一种浅的沼泽地),在其中奇迹般地产生出来的“向西流了几十里地”的河流,恰好与我们的考证相一致。因为所谓“黄草泊”,明显地指的就是那片分布很广泛的盐碱沼泽地。正如我在1914年4月的勘察中所证明的那样,它大部分都是些低洼的地带(见地图81.A~C.3左面),介于沿着山脚下的老路与疏勒河南面的沙子和黏土地之间。古代的亭障或长城线亦是沿着后者而分布的。虽然季节尚早,我还是发现了这些沼泽地的西部分,它从马车道上的疙瘩井(Ko-ta-ching)驿站处横过(见地图81.A.4,彼处该站之名字被误印成了Lo-ta-ching),这条道几乎无法步行通过。参见《第三次探险》,《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194页。这些沼泽地主要是由东巴兔河的地下水哺育而成,该河在芦草沟流出地表,并向其西北方向流去。

③ 从汉文的传统上来看,似可从字面上推导出“瓜州”的意思即“瓜之城”(City of melons),这也是根据那地方生长优良的瓜而言。见吉尔斯《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707页。这种种植仍然持续着,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种植瓜的主要是一些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者。

④ 参见地图83.A.2。

⑤ “头工”从字面上来讲意即“第一个垦殖点”。像这种用数字来命名村庄区的方式,在甘肃的最西部地方很流行。例如在安西地区的地名“三工”、“六工”、“八工”等(地图81.C.2,3,D.3)。难道流行的这种数字命名法,或许是出于在可能造成抹杀老地名的劫掠之后进行重新定居之需要么?

⑥ 公元658年以来设在库车,这以前是在吐鲁番(这里指的是唐安西都护府——译者)。参见沙畹《西突厥》118页,另见沙畹《附注》,《通报》,1904,19页。

⑦ 参见《沙漠契丹》,第二卷,236页以下。



溉远不如敦煌的便利。敦煌取决于党河水,其绿洲之位置非常优越,正处在一个大而肥沃的冲积扇上。

疏勒河的排水区很大,哺育它的冰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8月我曾局部地调查了那些冰川。河水在流经昌马(Ch'ang-ma)以下宽阔的砾石滩以及玉门县和安西上面渠源之间漫长的干旱荒地时,曾因蒸发及其他原因而损失了很多。6月19日在安西时,我发现那里的河流已萎缩成一条缓慢的无意义的水流,只有大约20英尺宽,其中间深度不足2英尺。但同时我又看到了它那宽约200英尺的干河床,这条小水流在其中蜿蜒地流淌着,从其高15~20英尺的深切的河岸上来看,当早春季节山上的雪刚开始融化时,疏勒河的洪水曾有多么的大。到了晚夏时节,当疏勒南山山脉(Suess Range)的大冰川融化时,河流的洪水流量又一次开始猛增。很显然,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干扰渠源的维修以及在关键季节的水供应,这方面的困难也被管区里的官员们所承认。

◁疏勒河的灌溉

从他们能够或者愿意提供给我的信息上来看,安西地方的总人口看上去大约有900户。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被夸大的,必须记住这个数字里面还包括了河流更上面的几个小绿洲的人口(例如小宛和双塔堡),以及在低冈上的少数几个相对繁荣的村庄。我后来访问了这些村子里的两个。由此看来,作这样一个结论看起来是有把握的,即:瓜州在经济资源和重要性上,甚至在古代它也明显地被排在敦煌之下。

◁安西之人口

这一结论被有关瓜州的早期记载所证实。我是理解这些记载的,它们揭示出了瓜州与敦煌间密切的政治联系,或者说它依赖于敦煌。虽然无法查阅中国史籍中涉及瓜州的特别记载,但我可以指出的是:在汉朝时敦煌的辖地明显地包括有瓜州,同样地它也与沙州即敦煌有关,后一个政权是由甘肃西部的一位地方统治者张骏(Chang Chün)于公元345年建立起来的。^①在玄奘出发开始其伟大的旅行之故事中,瓜州曾扮演过一个有趣的角色,这是我所见到的翻译过来的史籍中最早提及瓜州者,为此我愿意寻机对此作一介绍。在千佛洞一件公元894年的题记中,提到了瓜州的一位官员,此人是公元850年敦煌地区的首领张议潮的孙子,其兄长据有沙州——此事证明了在那个时期这两地均受同一个地方家族节制。^②接下来是中国使节高居海之出使于阗(938—942年),他发现瓜州和沙州的人口主要都是汉人,并且都处在一个当地的家族曹氏的统治之下。^③

◁与敦煌的历史联系

在上文讨论与敦煌以外的中国古长城之分布范围有关的历史记载时,我已经强调了所有绿洲(大的或小的)的重要性,它们的位置都是沿南山的北山脚分布,并且是在向西延伸的大路上,这就使得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贸易和政治扩张变得便利起来。^④如果没有这些可一直远达敦煌的有效的当地供给等,中国的使节、商队及远征军就将会发现,要想有把握地克服罗布沙漠的盐碱地及沙漠设在他们前途上的可怖的障碍,那会是很困难的。瓜州毫无疑问就是这条绿洲链上一个被安在后面的有价值的环节,它被置于武帝所建的长城的庇护之下。但当公元73年中国占领了哈密从而打开一条通往西域的新路线时,瓜州的地域重要性可能就随之而显著地增长起来了。^⑤

◁瓜州在西部大道上的位置

这条路尽管比经过楼兰或“新北道”的路要长,而且经过北山最西部地区尚未探察过的荒原,但它避开了最恶劣的自然障碍——缺水。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条道毫无疑问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它是连结着甘肃和新疆之间的一条最常用及最重要的交通线。^⑥正是这条路线将哈密和安西联结了起来。这段路程上沙漠地段最少,距离下一个绿洲最近。哈密从其自然状况上来讲,很明显地构成了一座桥头堡,正如它所显示出的那样。而稍稍一瞥地图就可以看出,要出发前往哈密,从中原方面来讲,直接走经安西的路要比经敦煌节省不少的路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西—哈密路一直到今天都被用作经过将中原与中亚隔开的“戈壁”的主要交通线之原因,以及古老的瓜州作为起始点的特殊重要性——尽管它具有本地的局限性。此外另一个方面的观察也不应被忘记。这条安西—哈密路还有一条直接的向南延续的路线,非常著名且常用,这就是经南山那些易行的山口一直通到柴达木高原(plateaus of Tsaidam),然后再经西藏高原到达拉萨。^⑦这样一来,安西就处在连接着蒙古与西藏的最直接的交通线上,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就像早期的敦煌一样,处在了亚洲大十字路口之一的位置上了。

◁从安西到哈密路线之重要性

第二节 安西附近古迹以及玄奘之玉门关

考虑到瓜州的重要性,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安西的停留使我有时间在附近地区作一些有趣的考古学观察。我前一次在这里探察期间,曾沿着位于安西以西大约35英里的古长城遗迹作了些调查,^⑧实际上它肯定还向东延伸了下去。当地的信息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些遗迹的线索。在我们从瓜州口过来的路上,可以望到一些大的烽燧,远远地分布在路的西面。据测量员拉姆·辛格(我

◁寻找汉长城遗迹

① 参见沙畹先生在其摘译自《金史》之著作中的注释,见《古代和田》第一卷543页注④所作附录。

《汉书》在记载武帝所征服并设置的诸郡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边界辖地之组织情况时,并未特别地列出瓜州,这分明意味着瓜州即敦煌之一部分。参见沙畹《文书》,5页;上文第二十章第一节。

② 参见沙畹《十题铭》93页以及10页、92页。

③ 参见雷米萨《和田城》77页;沙畹《十题铭》12页等。

④ 参见上文,第二十章第一节。

⑤ 参见沙畹《西域诸国》,《通报》,1907,10页;亦参见上文,第二十章第二节。

⑥ 关于这条自安西至哈密的道路,参见下文,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⑦ 来自蒙古的香客们一般走的都是这条前往拉萨的路。此路沿踏实河谷经石包城到喀什哈尔山口(Kāshkar Pass)(《沙漠契丹》第二卷256页以下已作过描述,见地图82),由此到达柴达木。1904年,达赖喇嘛正是经这条最直接的路线从拉萨逃亡到蒙古的。

⑧ 参见上文,第十五章第五节,地图81.B.3。



派他踏勘这个方向的情况)报告说,这些台子的时代都不很古老。^①但在他前往安西西边缘耕作区的路上,遇到了两座屹立在废地上的烽燧,看上去很古老。当我于6月20日调查这些遗迹时,立刻发现了结论性的证据,证明它们都属于长城线上的建筑遗迹。

烽燧遗迹▷

这些烽燧中的最西边一座(它作了我们的临时寓所),位于安西城西门外的寺庙西南,其直线距离大约有4英里。烽燧处在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宽阔的废地地带,这地带自东向西分布,介于瓜州城和安西附近的耕地之间。^②尽管倾颓得很厉害,它仍然高约18英尺,其底部被侵蚀得减少到大约14英尺见方。它显示出来的结构与其他烽燧遗迹没有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其建筑方法与敦煌沙漠里的烽燧遗迹极其接近,也是用坚固的夯土层内加胡杨木头的框架筑成。虽然其中心部位自东向西被风力穿透了,它仍然直立在地球上,这正是其建筑坚固性之最好证据。在台子的脚下散布着一些暗灰色的陶片,属汉代类型,上面有席纹痕迹,这些陶片证明了烽燧的古老性。^③在其南部还附属有一座低矮的土堆,在地面上也发现了一些相同的陶片。土堆长约32英尺,宽半英尺,尚残存用土坯建造的墙基,明显地属于烽燧的一部分。在这块暴露于风力侵蚀和潮气之中的地面上,除了这些遗迹、遗物之外,再未发现有其他东西保存下来。

古代城墙遗迹▷

当我接下来向东面大约一英里处的下一个烽燧前进的时候,土地开始从灌木丛生的细黄土向着砾石滩转变。砾石滩上仅有一些稀疏的植被,由此向上大约半途处,可以清楚地寻出标志着古代边防城墙走向的直立土墩遗迹。它高约4~5英尺,靠近东面台子之处有一个挖掘成的坑,从中可以看出里面包含有不规则的胡杨树枝层,夹在含砾石的土中。这座烽燧保存状况较好,高22英尺,其底部大约有17英尺见方。在这座烽燧脚下发现了一些破碎的汉代陶片,此外在其以南约55码处的一座土墩子脚下也见到了一些相同的陶片。该土墩长28英尺,宽16英尺,高出地平面约8英尺。对其顶部及斜坡进行清理,除了成层的倾颓的草以外,仅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类型的陶片。由此地点起,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辨认出向东呈一条直线的城墙遗迹,分布在最后提到的烽燧和前往安西的公路之间,其间的距离约 $1\frac{1}{4}$ 英里,而可辨认出的城墙线占了这段距离的大部分。这儿的地上都是赤裸的砾石,毫无疑问,这些汉代城墙正是因此而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灌木覆盖的黄土地,那里的植被毁坏得很厉害。当1907年10月我重访此地时,发现马车道西面的这块灌木丛废地,有很明显的一部分已被从渠道里溢出的水淹掉了。

公路穿过长城线▷

在标志着自敦煌至安西主路线的长城线上,还分布着一座经过多次修补的烽燧,被建成一种截锥体形,外壁包有一层竖直排列的砖。^④南面紧邻着它的是一座小接待亭,就像在首府地以外若干距离范围内常见到的那种设施样式。按照中国的礼仪要求,它们就设在路边,里面供应有茶水等物,以接送往来的官员。那里也坐落着五座小烽燧,排成一条直线,它们是中国公路主要路段的规则标志。较大型的烽燧分布在长城城墙线上,它与西面的古代烽燧处于一个规则的距离范围之内,从这方面来看,它的核心部分可能很古老,这个结论是从其自身的一些方面推导出来的。当地的某些传统影响到了对这一地点的选择,将其建在横贯长城线的道路边上。因为按照中国的惯例来讲,人们常常把烽燧用作一个行政区首府驻地边界之标志。上面这个说法看上去可能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但是就在1914年4月我利用在安西考察的机会重返此地时,注意到就在烽燧附近,又建起了一座简朴的小寺庙,它明显地不是为了任何官方礼仪之需要,而是出于一个更具活力的动机——即由于当地虔诚的信仰才修建的。正如上文曾赘言过的^⑤,我在1907年和1914年的探险向我一次次地展示出了,就在仍很常使用的道路所经过的古代长城线上,有一些延续下来的当地信仰之迹象仍几乎一成不变地存在了下来。因此我毫无理由去怀疑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而且正是本地的敬神传统之影响,才使得人们选择此地作官方迎来送往之处。

长城线向安西东边延伸▷

从这里再往东,那城墙线的痕迹就完完全全地消失在松软的、长满了灌木的泥土之中了。但在距道路大约1英里之处,我发现了或许是一座倾颓得极厉害的烽燧之最后遗迹,呈一种小而坚硬的泥土墩形状,约有8英尺高,直径有5英尺。我在这地方找不到任何的长城城墙迹象,但当6月24日前往桥子时,在东南东方向大约7英里处,我又一次地遇到了城墙线的遗迹,正如我将在下文要讨论到的那样,它距山脚下的砾石坡地并不远。^⑥为什么古代的长城要建在一条远离现代安西周围可耕地的地带并远处于其保护之外呢?这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可能是疏勒河后来改道南流及其泛滥之故,使人们将长城线选择在离开绿洲的略微高一些的地方。安西与敦煌之间的所有长城线段都具有这种相同的情况,其城墙线在上文^⑦介绍过的T.XXVI~T.XXXV路段范围内远离了河床,而我1914年的考察证明了安西一带的长城遗迹也是这样的。

安西附近的废城▷遗址

除了这些长城遗迹之外,在现在的安西城南东南方向大约1英里半处,还有一处带城墙的古城遗址,虽然其年代较晚,但亦具有考古学的价值。按照当地地方官恩太金(Ēn T'ai-chin,此处为音译——译者)所加以证实的传说之说法,这座较早时候的安西城在经

① 这个测量员关于雷墩子(Lei-tun-tzū)烽燧(地图81.C.2)的报告是正确的,他本人实际调查过该烽燧。但当1914年我从西面对这地方展开调查时,我成功地找到了这座倾颓得很严重的烽燧及其周围几英里范围内分布的长城城墙遗迹。

② 关于这些烽燧遗迹的精确位置,见地图81.D.2。

③ 下面是一些此类陶片的标本:

An-hsi.001. 陶片。手制灰色泥质,外表呈淡红色,系在一座敞口的窑里烧成,扁平,似瓦。最大尺寸3英寸。

An-hsi.002. 陶片。手制,其泥土调和得很好,暗灰色,烧成了暗红色。在一座敞口窑里烧制,外表因“闷火”而变黑。外壁上有席纹痕迹。最大尺寸2英寸。

④ 在地图81.D.2上标出了这座烽燧,其名字为“委员墩”(今地名为魏原墩——译者)。“墩”之一词在甘肃常用来指称路途上的炮台或瞭望塔。如果“委员”在这里指的是汉语里很常见的官府视察员的话,则此当地名称就容易理解了。

⑤ 参见上文,第十五章第四节。

⑥ 参见上文,第二十五章、本章第三节。

⑦ 参见上文,第十五章第五节,地图81.A、B.3。



过多次的大火之后,大约在 18 世纪末或 19 世纪初期被放弃了。城里面没一点建筑物遗迹,就像光秃秃的细砾石滩一样。这些城墙围成了一座大约 600 码见方的方形,其墙壁系用夯土建成,厚约 15 英尺(插图 239)。没有任何明确一点的年代方面的证据,从各方面来看,它们可能被反复修补过,一直到古城被放弃时为止。它们给人印象更深的,是风力侵蚀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城墙的东面(某种程度上还有西面一小部分)被一些深切的裂口所隔断,里面填满了风吹过来的沙子。这些裂口中的很多深入地面以下 5~6 英尺,从插图 239 上可以看出,墙的东北角被风力吹蚀得都与地面一般平了。

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风力侵蚀作用的结果,此种强风在安西地方一年四季都在刮着,很少有几天能停下来,它能达到那无物可阻挡住它的任何地方。很明显,正是这种盛行的东或东—北—东方向的风,说明了为什么东墙面上受到的吹蚀要比西墙面上的范围广。那种吹蚀坑都呈喇叭形,向底部渐趋变小。东墙面上的吹蚀坑平均尺寸为 13 英尺深、8 英尺阔,而在西墙上的吹蚀坑的底部则窄小到几英寸。在这里,风力集中起来的能量可以将它自己的大部分威力借助于流沙而发挥出来,从而将裂口吹蚀得更宽和更深。那些袭击城墙的流沙在墙外侧堆积得并不厚,稍远一点的砾石地面大部分都很裸露。但是一旦穿过了这些吹蚀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墙的西面或墙的东面遮挡之下,沙子累积成了高 18~20 英尺的沙丘。那些未被沙丘留住的流沙或者被特别强的风从其中吹走的沙子,则随后又越过赤裸裸的城墙内部,重新对西墙展开了破坏活动。

确实的,这样在东墙和西墙朝风面上的风力侵蚀,会逐渐地将一个个的单个吹蚀坑联合起来,并最终将这些城墙毁灭掉。另一方面,我调查到了北面和南面的墙,它们的走向与风的方向相平行,未遭受到任何稍大一点的破坏。如果这里的风力侵蚀作用一直照这样子持续下去,再过若干个世纪之后,这座废城圈子就会变得像中国古代驿站楼兰那样。那座古城的东墙和西墙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是北墙和南墙。^① 实际上正是在这里所作的观察,使我对其特征第一次获得了正确的解释,而这种特征当我初访楼兰遗址时曾极大地震撼过我。

同时我想在这里借机指出的,是那种影响风力侵蚀进程和结果的可变性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建在这座废弃古城东门正面的半圆形棱堡(即瓮城——译者),它是近代中国堡垒性建筑中常用的形式,尽管其墙脚的少数地方已被风沙侵蚀掉了一部分,但其他地方却未受到多少破坏。很明显,它那种圆形的墙壁外表足以通过将流沙向两侧分解而减少吹蚀力的效果。紧邻地方的地表状况在决定风力侵蚀之程度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大气状况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可通过与夺魄城(To-p'o-ch'êng)的对比而显示出来,后者位于安西西南大约 6 英里。尽管该城自东干人叛乱以来(如果不是更早时候的话)已完全废弃,但其城墙上却没有显出任何的风力侵蚀的迹象。这种现象的解释看起来就是基于下述事实,即:夺魄城虽然坐落在没有现代耕地的地面上,但在东面却受到大量的矮灌木丛的保护。这片灌木丛分布在古城附近的废地上,它起到了阻止流沙靠近的作用。

关于后一个观点,具有启发性的实例(但是在相反的意义)是由现代安西城本身提供的。该城周围的大部分方面都被某些种类的耕地所围绕,然在城东却有一条废地地带,上面有薄的流沙层,毫无疑问是从河床里带过来、又被地表的植被所松散地滞留下来的。因此,当看到东城墙在无情的烈风——著名的“安西风”的冲击之下濒临倾倒时,那着实是令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为了阻止墙顶被风力侵蚀毁坏掉,人们就在这个特殊面上用坚固的石头修建了一道女墙,以将这面墙置于保护之下,此事可能发生在平定了回教徒的叛乱之后。虽然在该墙的内侧形成了一座高 15~20 英尺的大沙丘,但这道女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避开上述风力破坏的作用。问题接踵而至,墙上部的风力侵蚀被挫败了,而由东风所驱动沙子现在则将其毁灭性的力量发泄在了下面的黏土墙上,很多地方的墙根因被风力切割而变得濒于倒塌了。

同时我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安西附近的风力侵蚀既力量大又持久,而且还有大量的流沙,但就我看到的而言,其周围的地面上却看不到那种最典型的风力侵蚀作用的痕迹,即在罗布荒原上所存在的那种雅丹侵蚀沟,或者在沿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古遗址中所明显地见到的那种普遍的对地平面之减低。其可能的解释就在于那种砾石层(位于不厚的表层河相黄土层之下),以及覆盖在地面之上的植被,它足以保护住大部分地方的松软的表层土。这些植被就像长时期以来生长在敦煌绿洲以西荒漠上的那些植被一样,它们自身会抵抗或延缓皱缩,无疑主要靠的是地下水以及有时来自疏勒河的洪水而存活下来。但根据个人经验以及考古学证据来看,我也有理由相信安西一带的大气状况要较敦煌地区湿润一些,而且在疏勒河谷地直至接近肃州的地区,从敦煌向东当地的降雨量有一种轻微而稳步的增长。^②

由于在安西停留期间所作的直接观察,我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这地方的古迹及其古代地理方面的资料,因此我现在可以转过来考证一份与古代瓜州历史地理有关的记载了。它是我唯一可以理解并特别感兴趣的历史资料,因为它来源于玄奘,且与他生平里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件密切相关。我指的是他那次自帝国边境冒险启程前往西域一事。关于这个伟大取经者的《生平》一书告诉了我们,他是如何抱着“欲求法于婆罗门国”的目的而离开凉州(时大约已近公元 629 年之末),而后又是如何到达了瓜州的。^③ 在寻找前往西域的路时,这位法师被告知:“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距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Mo-ho-yen),伊吾(I-wu)国境。”^④

◁城墙上的风蚀裂口

◁东、西墙所受到的侵蚀作用

◁可变的侵蚀过程

◁风力侵蚀下的现代城墙

◁安西的风和大气状况

◁瓜州的历史地理

① 参见第十一章第四节。

② 参见《沙漠契丹》,第二卷,239 页等。

③ 我引述的话出自朱利安的译文《生平》17 页,并参见了 L. 吉尔斯博士所作的某些订正。亦见比尔《玄奘传》11 页。

④ 朱利安写作 I'-gou,在《记》第二卷之索引中未写出其汉文原字。比尔亦照录此名。在文中该名称作伊吾,即哈密在唐代之称谓也。

有关伊吾及莫贺延碛(该词之拼法在朱利安之《记》第二卷 516 页中作了订正,以替代比尔所拼的 Mo-kia-yen),见下文,第二十八章第一、二节。



- 玄奘从瓜州出发▷ 我应该引述一下朱利安在他的《记》中所讲述的感人故事,那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热切的朝觐者受吉祥的梦境和预兆之鼓励,并在当地长官的默许之下(那人被玄奘的虔诚所打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同意玄奘出关),准备避开官府的禁令,冒险出境进入令人畏惧的大沙漠。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玉门关所处的位置,以及玄奘的故事中所提供的有关瓜州古地志和通往哈密之路方面的信息。据记载在途中玄奘“所乘之马又死”,“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有少胡(年轻胡人)来“言送师过五烽”,并介绍一“极谙西路,来去伊吾三十余返”的胡老翁。此翁说:“师必吉,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于是玄奘“遂即换马”,“与少胡夜发”,前往伊吾。^①(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朱利安著作中即译此书,下同——译者)
- 玄奘通过疏勒河▷ 玄奘等“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10英尺)^②,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在河边休憩之后,辞别了这位不愿再继续前进的年轻人,这位旅行者独自勇敢地朝着第一个烽燧的方向出发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追寻到他的足迹,并且将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所走过的道路必定距那条现代商队所走的安西与哈密之间的道路不远。^③
- 玄奘《生平》中有▷ 依据以上这段描述以及玄奘先前所收集到的有关当地的信息,我们可获得以下的关于地志方面的资料。从瓜州城出发,前往哈密的道路首先是向北行 50 里,抵达葫芦河,这儿分布着玉门关的烽燧。由此处起道路转向了西北,进入沙漠地带。玄奘由于未被授权出境而不得不避开看守。他已超出了被许可的行动范围,一旦被看守发现,便会遭到制止。于是他于夜间从瓜州出发,于三更时分抵达了位于玉门关以上大约 10 里处的河边,从那里不为人知地涉过了河。从那地方起,他选择了通往最近一座烽燧的道路。正如我们从《生平》一书中所看到的,他走过了 80 里的路程之后,方抵达了那座烽燧。^④
- 关当地的资料▷ 很显然,这些情况与地图上所显示出的地形状况完全一致。所谓的葫芦河,只能是指疏勒河。^⑤根据瓜州城遗迹所处的中心位置以及保存下来的传说,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出唐代瓜州之大致位置^⑥,它位于现在到哈密的道路与疏勒河相交点以北直线距离几乎 8 英里之处。如果我们假定疏勒河的河床在玄奘的时代更向北偏约两英里,即拉伊·拉姆·辛格所测出的一条老河床位置之所在^⑦,这样一来就更接近《生平》一书中所言之 50 里的距离了。因为我在中亚的经验已证实,一般平均下来,玄奘所估算的 5 里路程,实则相当于 1 英里。^⑧离开疏勒河后的前往哈密的路逐步地转向了西北方向,这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过关至烽燧行程为 80 里这一数据,与地图 81 上所显示出的上文提及的老河床和白墩子(pei-tan-tzu)之间的距离为 16 英里完全吻合。白墩子位于现代的商路上,它曾是我们的第一处歇脚地,那地方有泉水。
- 《生平》所记里程▷ 晋昌的边界关隘▷ 关于玄奘西行时所设置的玉门关之准确位置,我无法作任何明确一点的声明。是否可看到的这样一种烽燧遗迹,在紧邻河床的地方会发生一些变迁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对长城的调查已经解决了有关这座著名边关原始位置的问题,它一度曾远居敦煌以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玄奘时期,玉门关迁至瓜州以北也不可能是很早以前的事。《唐书》中有一段,提到了公元 610 年著名的中国官员裴矩被派往玉门关一事,这段记载明确地把这座边关的位置说成是在晋昌(Chin-ch'ang)城中。^⑨中国的古物学家们似乎一致认定,晋昌是一个依赖于瓜州的分支机构,其位置在现在的安西以东。^⑩但是,它的准确位置到现在为止仍然没被确定。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很清楚的是,公元 610 年时的玉门关并不是 20 年后玄奘所见的玉门关。在此间隔期间,为了配合中国政治上重新恢

① 参见朱利安《生平》21 页。所提到的这匹富有经验的马,在我看来接触到了记载在《生平》中的故事的真实性。与我在下文第二十八章第一节讨论玄奘冒险穿越沙漠之细节时将提到的其他观点一道,它从中产生出了一个假设,该假设支持玄奘传记作者所记载的有关玄奘事迹之真实性。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故事将这取经者从沙漠中逃脱出来免于被渴死和累死之原因,很大一部分归于他的坐骑对当地情况之感觉。这种习惯于沙漠旅行的马对本地情况的直觉,我本人亦曾有过大量的体验。因此,我相信对这匹惯于旅行的马的特别提及,实际上是根据玄奘冒险故事中的事实而作的。同时,《生平》一书中将这匹有用的坐骑(“瘦老赤马”)与一个很早以前得到的预兆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同样也是将对事实的感觉掺和在天真的轻信之中。通观玄奘个人的《记》,这种轻信是其个性中的特点。

② 我在这里引述的段落,根据的是 L. 吉尔斯博士向我指出的正确的译文。朱利安的版本中则暗示,此一可涉过的地点在关之所在处。但这明显地与意图不符,因为玄奘的通行必须是秘密的。

③ 参见下文,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④ 参见朱利安《生平》24 页。

⑤ 与疏勒河有关的考证,是由 V. 德·圣马丁正确地做出的。参见朱利安《记》第二卷,262 页。

⑥ 敦煌亦是按着同样的方式,维持着它在唐代沙州紧邻地区中的统治中心地位的。参见上文,第十六章第一节,亦参见第二十六章第一节。

⑦ 参见地图 81.D.2。我很遗憾的是,当 1907 年 10 月 8 日经过此河床时,由于在安西出发时所受的耽搁,使我无法对这条老河床进行调查。我感到更遗憾的是,在安西匆匆忙忙的停留期间,我未及参考一下《生平》中的有关说明。

⑧ 参见上文,第十七章第三节,注释;第十九章第七节,注释。还必须记住的是,玄奘的估算指的是实际的路程,而非地图上的直线距离。

⑨ 见沙畹《西突厥》18 页。

⑩ 参见沙畹先生在《西突厥》18 页注③中所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十题铭》67 页注②,93 页注⑧。按照安西当地的地方官向我表达的意见,晋昌城的位置是在玉门县的西面(地图 85.A.3)。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确证其准确位置,此外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自玉门县前往安西的路上,未能亲往当地去看一看。千佛洞公元 894 年的题记中,讲到了晋昌是一处“战略点”(沙畹《十题铭》93 页),一个瓜州的官员凭其勇武而赢得了该地。这地方在我看来可能位于湾山子(Wan-shan-tzu)山冈脚下某几处地方,自安西至肃州的公路在这里经过了疏勒河的一座峡谷(地图 83.B.2)。关于这个位置与一座边境瞭望站之间之相称性,参见上文,第二十章第一节。湾山子东面在布隆吉的大型城堡,目前已大部分变成废墟了,它也曾被用作瞭望站之目的,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一个相对近的时期为止。



复对中亚的统治,这座关城可能被向西迁移了,这事发生在唐朝建立(公元618年)后不久。至于它在瓜州附近历时多久,以及何时和如何得名玉门县(介于安西与肃州之间),仍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探求了。

第三节 桥子一带之古遗址

1907年6月24日,我离开了荒凉、多风的安西,向着东南方的高山地区进发了。在开始那里的夏季地理学探险工作之前,路途中我曾走访了位于南山外侧山地中的两处遗址,据说这些遗址具有考古学方面的趣味。我的首要目标是位于桥子村南面的一座废城遗址,安西的一个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商人,曾为我提供了关于这个遗址的最初信息,都是些必要的最粗糙的轮廓。而桥子村本身的位置就极不明确,欧洲的旅行者们从未探访过疏勒河大转弯内的那些低矮的丘陵地区。有关长时间的寻找桥子村以及大雨的情况此不赘述,我可以在我的个人探险记^①中进行介绍。这段旅行使我们跨过了南山最外围广阔而又草木不生的丘陵地带,正是在趋近其山脚之处,在黄渠口小村子南面,我初次发现了那段短而轮廓分明的古长城城墙遗迹。它使我确信这段城墙即是长城线在安西以外的延伸,关于它的情况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由于在自肃州返回安西以前无法对它作近距离范围内的观察,我只好将对它的描述放在了下一章中。^②

◁通过南山山脉的最外围

桥子村是这周围地方的首要地区,它虽然是一个小绿洲但却很肥沃,位居一个宽广的有水草的平原之中。那平原分布在这座宽阔的河谷底部,而这河谷又将南山最外围的两片山地隔开了。^③连同外围的一些零星人家一起,桥子村总计约有200户人家。如画的围墙环绕着这村庄的主体部分,还有许多的寺庙及附属性建筑,它们现在有一半都已颓废了。这些遗迹显示出,在东干人的叛乱对这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以前,这里的绿洲中必曾有过远为大量的人口。它的存在仅靠的是大量的泉水,这些泉水分布在主绿洲南面和西南面广阔的沼泽地带,从那里冒出了地面。

◁桥子的位置

充足的水源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为人们的耕种带来了便利。泉水还使150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优美的牧场。这个峡谷过去还是那些游牧或半游牧的非汉人(诸如月氏人和匈奴人)理想的冬牧场。他们游牧于此,直至汉人向甘肃极西部地区的推进将他们赶到北面时为止。吐蕃人、回鹘人和唐古特人(Tanguts)必也曾分享过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他们对这绿洲连同南面更高河谷里的牧地心存感激,而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占据持续了下来。但是汉人对游牧生活的反感根深蒂固,他们现在宁愿将这块丰腴的牧地弃之不用。一直保存在记忆中的对东干人和唐古特人侵略之悲惨经历,使他们对游牧民邻居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心理,很戒备地制止那些可以利用这块土地的人进入此地。沿着南山山脉向东趋向甘州等地的山脚下,还发现有一些较小的冬季牧地,这一地理状况值得在此加以强调。因为对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讲,如果他想阐明甘肃最西部地区那些基本上处于游牧状态的民族之系列领地情况的话,他就必须关注这些地方。若这整个地区像敦煌以西及疏勒河北面的荒原一样的话,或者像塔里木盆地那些只有靠灌溉和辛勤耕作才能维持人类之生存的绿洲一样的话,从自然条件上来讲,这些游牧民对地域的占据就不会长时期地维持下去。

◁桥子河谷中的牧场

我发现被报告是“古城”所在地的地方自然特征非常有趣。遗址的确很大,在一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其遗迹如地图83.B.3、4所示,散布在一个东西向长约5英里、南北向宽3英里多(东端)的地带内。沿着被墙围起来的桥子村向南行,经过1英里长的耕地,就到了一处将近3英里宽的由沼泽地里的泉水哺育而成的茂盛的植被地带。窄窄的一片红柳沙丘,像屏障一样分布在这片植被地带的南边缘。遗址区延伸到了那里,一部分已被风蚀,另一部分则被埋在了生长着红柳和芦苇的矮沙丘底下。再向前行进1英里,我眼前出现的景象使我回想起在和田见到的那种塔提,我置身于一处明显可见的遗迹之中了。这是一座带围墙的小城,呈不规则的四方形,其中相连的北墙和西墙部分如遗址平面图(附图46)所示,已严重地颓毁了。在图中,其所在位置标记为β。桥子村的村民们称这个遗址为“锁阳城”(So-yang-ch'eng)。

◁锁阳城遗址的自然特征

城东和东北方向3~4英里处,零散地可见到一些用泥土建造的塔和围墙。在被完全侵蚀掉的住宅中,发现了一些厚的陶片,这些迹象标明了这个一度被密集占据的地域之范围。老绿洲上的耕种地可能曾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整个遗址区分布在肥沃而平坦的黄土地上,那黄土地一直延伸到从南面山坡上斜过来的光秃秃的冰碛砾石滩地边缘。在我随后从踏实(T'a-shih)到万佛峡的路上,一直分布着这种砾石滩地。由于缺乏地表水而未受到植被保护的黄土地,被强劲的东风吹蚀得很厉害。这种风通过疏勒河盆地总是呈东西向的小山脊和裂口,^④一年四季不停地刮着。在这里逼真地再现出了罗布荒原上楼兰一带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只是雅丹规模小了一些罢了。那种常常间隔2~5英尺的很浅的吹蚀沟,说明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下述事实,即:自从地表水和保护植被消失以来,时光在这里的流失满打满算也不过1000年。另一方面,这儿地表的黄土层厚度有限,我发现很明显正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黄土被彻底地侵蚀掉并一直暴露到了下面的细砾石层。很多原本来自岩屑覆盖的山冈的沙子都很粗糙,其侵蚀活动在这里必然会有助于风力侵蚀的效果。宽阔的被侵蚀的黄土地带,向东一直延伸到眼睛所及之处,一眼望去,只见满目黄沙。但是在老绿洲之内,存活下来的灌木却有助于将小沙丘固定在原位上。正如我已经描述过的那样,在城墙内由于大墙所提供的保护作用,使得流沙累积成了巨大的沙丘。

◁遗址附近的风蚀地

① 参见《沙漠契丹》第二卷,242页以下。

② 参见下文,第二十七章第五节。

③ 参见地图83.B.3。

④ 《沙漠契丹》第二卷,插图210中所收录的照片,将这些地形状况显示得很清楚。



古代灌溉遗迹▷

与刚才描述的自然状况有关的,还有我在这些地方所作的调查(由于时间有限,我的调查不得不快速进行),它使我得以确证了曾经供给这座废城以及它附近耕地的水源。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可能来自灌溉着现代桥子绿洲的由泉水哺育的沼泽地。稍作观察即可看出,所有这些泉水的所在地,均低于被废弃的遗址区之地平面。从位于绵延了数英里的光秃秃的冰碛砾石滩涂上的锁阳城起,一直到山冈脚下,都看不到任何清楚一点的河流痕迹。但当我穿过古城东面的风蚀地,前往我此次探察目的地的古城遗址时^①,我的眼睛被从东南面延伸过来的一座砾石覆盖的山脊所吸引住了。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那里有一条古渠道,其渠岸顶部仍清晰可辨。渠水从山脚下所携带的粗沙和砾石,在时间的长河里必定会有助于河床的抬高,这正如我们在从和田到安西的每一个绿洲里所看到的那样。接下来,当渠道停止输送水时,其大量的沉积物就起到了保护渠道免受风力侵蚀的作用。自从灌溉停止以来,这种风就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切割和减低渠道两侧的地面。这样一来,渠道的顶部就保存了下来,平均高出两侧的侵蚀地面以上 10~12 英尺。

古渠道线▷

渠道线在距离废弃的寺庙 a 大约 1 英里处,可看出它又分成了数条支渠。从这里起 4 英里范围内渠道都清晰可见,直至古城东南方一座泥土堆旁(在地图 83.B.4 上,它被标作 e)。从这里起,地面上的渠道线就消失在完全为雅丹所侵蚀的地面上了。在这片约有半英里宽的侵蚀地带南部,可看到赤裸裸的冰碛砾石滩渐渐地升起,在这个地方是别想指望看到渠道的痕迹了。然向东南方向远远望去,我看到了一条白色的泥土峭壁线,可能是一条现已干涸、沉陷入冰碛砾石地里的河道。它的南面距离最近的山冈上,有一道宽阔的沟壑,它使我去想这条河道从下一座更高的山脉起被截流了。正如我随后的调查所显示出的那样,这座山的高度在 12000 英尺以上,尽管它没有永久的积雪,现在却可以随时接收到大量的潮气。^② 毋庸作任何的怀疑,正是这同一径流现在又出现在桥子东和东南面的沼泽地中。但就地面状况而言,现在的地表水是不足以灌溉古代绿洲的。由此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地区已有清楚的证据显示出了干燥化的迹象,无论是普遍存在的抑或局部范围的;而这个问题使得考古学从对遗址的考察中所得出的事实具有了别样的价值。

干燥化之迹象▷

锁阳城城墙▷

我须从已经提及的锁阳城废墟开始对这些遗迹的描述。正如附图 46 中所显示出的那样,用夯土围成的城墙呈现出一种四边形,其北墙的外侧长约 670 码,南墙为 493 码,其他两边长约 650 码。墙的厚度不一,其墙脚处厚约 20~30 英尺。在墙角有圆形的棱堡,沿着棱堡间不规则的幕墙上又有四方形的棱堡(即马面——译者)。在保存下来的北和西门处,有一种四方形的外围工事(即瓮城——译者),就像现在在中国城门外侧仍可见到的、但常常筑成半圆形的那种建筑。城墙的西南角向内缩进,那里有一座小围墙建筑,或许是打算用来作一种内堡。南、北面上也有内墙遗迹,但损毁严重,其特征已无法辨认了。

双重东墙▷

该城有一特别之处,它有内外两道东墙,二者相距 200 码,并不完全平行。如插图 185 所示,内侧墙的很长一段由于侵蚀而产生了裂口。插图 240 中显示了锁阳城一部分内侧东墙的景象,它清楚地展示出了风沙在这里肆虐的结果,极类似于安西南面那座废城的状况。^③ 尽管经历了长时期的侵蚀,内墙的基部依然保存了下来,而且一些棱堡,或许还有近中部处的城门之位置仍可以辨认出来。它与外侧的东墙很不一样,后者不得承受东风的吹蚀。其大部分地方都已被夷为平地,仅可在别处寻到一段破坏得很严重的低矮的墙迹线。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外侧东墙在自身受到侵蚀之同时,必也曾为内侧东墙提供了保护,我们还不可断言说后者的较好保存状况乃是后来修建之必然证据。然而,联想起在现在的安西“城”东墙上之所见,我自然而然就生出了这样一个想法:锁阳城的内东墙建于一个较晚的时期,当时外墙已被缓慢然而无休无止的风沙侵蚀得无望修复或用来防卫了。从内墙的位置相对靠近北城门及其墙角缺少半圆形棱堡上来看,似乎也支持这一推测。

东墙之风蚀效果▷

北城墙和南城墙▷
的保存状况

在安西的观察发现,古城的北和南城墙遭受的损毁相对较小,尚未有一处地方完全断裂过。毁灭性的风主要来自东方,而南北墙之走向与此一致,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也为楼兰古城的状况提供了另一个明确的解释。在东墙的庇护之下,流沙在围墙之内被积累下来,从而成功地保护了西墙免于遭受毁坏,尽管其顶部刚刚开始出现一些裂隙。在围墙的西北角,建有一座用黏土筑成的瞭望台,其底部有一个用土坯砌成拱顶的通道。该瞭望台仍高约 30 英尺。无疑,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裂隙被切得越来越深时,风力将会重新卷起时下填塞在裂隙内的沙子,并驱使它们向西掠过那时已破裂的城墙。到那时,侵蚀力对内墙来说将会像对外墙一样大,也会强烈侵蚀到城墙以内的地面,将这个现在已半为沙丘埋没的地方变成一处塔提,仅有北墙和南墙的遗迹尚可显示出曾有一座带围墙的城池在这里矗立过。

渐进的风力侵蚀▷

废城内部▷

要指出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是很有趣的。在内外墙之间地段上的沙子很薄,分布在小土墩与暴露在侵蚀力之下的住宅等之间。这些住宅从插图 185 的右前景中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地表上可见到古代的陶片、木炭之类的遗物碎屑,但在墙外的完全被侵蚀的地面上却见不到这么大量的遗物碎屑。城墙外侧的红柳大都已枯死,与它们在一起的沙丘正被分解和夷平。在内东墙后面围起来的地段内,还有很多的红柳沙丘,上面仍有绿色的灌木生长着。靠近西墙,甚至还有一些仍很茂盛的野杨和沙枣树。大部分地方的流

① 插图 238 的背景上显示出了该城的一小部分。

② 我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及适于这个季节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不足,我无法沿这个方向展开调查,并理清有关的地形学方面的问题。桥子村东南面山脉的示意图,正如拉伊·拉姆·辛格用平板仪测绘的地图 83.B.C.4 中所显示的那样,与我沿着古渠道线向东南方向调查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不一致。由于这个测绘员疾病缠身,已不可能在我们前往踏实以前对这部分山区地形图进行复查了。

那一度灌溉过桥子的河流,穿过了外围的第二道山脉,并从第三道以及一座更高的山脉中接收到了大部分的径流。那座更高的山脉俯瞰着北面的昌马河谷。很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条穿山越岭的河流即是从锁阳城西南流过的那条河床。其河谷正如实际上曾穿过其河口的测绘员所观察到的那样,确实是穿过了第二道山脉的,这正如地图 83.B.4 中所示的那样。

③ 参见本章第二节。

